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六回 小狐精智賺道士 女魔王夢會聖姑

從來色字最迷人，烈火燒身是慾根。慧劍若能揮得斷，不為仙佛亦為神。

話說賈道士因看上了胡媚兒，心迷意亂，一夜無眠。不到天明，便起身開了房門，悄悄的蹣到樓下打探。只見癩子在榻上正打鼾睡，樓上絕無動靜。回到房中，坐不過，一連出來蹣了四五遍，好似螞蟻上了熱鍋蓋，沒跑路投處。跑到廚下，喚起老香公來，教他燒洗臉水，打點早飯。廟中只有一隻報曉公雞，教乩道幸來安排吃罷。乩道已知道士的心事，忙忙的收拾。老香公還在夢裏哩，便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留他報曉不好？沒事壞這條性命做甚？」乩道笑道：「師父新學起早，不用報曉了。」

且說婆子和媚兒兩個，在樓上商議道：「我們出外的日子多，行走的路程少，都為著這癩子帶住了腳，不得快走。這個法官甚好意思，不如把癩子與他做個徒弟，寄住此間，我們自去。倘然訪得明師，有個住腳處，再來喚他不遲。」到天明，先叫癩子上樓，對他說了。癩子正怕走路，恰似給了一個免帖，歡喜無量。

三個商議已定，只聽得樓下咳嗽響，是賈道士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婆婆可曾起身？我叫人送洗臉水上來。」婆子應道：「起動了，待癩兒自來擔罷。」癩子下樓擔水，沒拐得四五層梯了，那乩道早已送到。癩子接上，約莫梳洗了當。賈道士走上樓來作揖問道：「昨夜好睡？」婆子道：「多謝。」這番看媚兒容貌，又與昨日不同。昨日冒雪而來，還帶些風霜之色，今番卻丰姿倍常，真是桃源洞裏登仙女，兜率宮中稔色人。道士看了，沒搔著癢處，恨不得一口水咽他在肚子裏頭。當下殷懇勸勤的問道：「婆婆高壽了？小娘子青春多少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齊頭六十，小女一十九歲了。」道士道：「是四十二歲上生的？」婆子道：「正是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小哥幾歲？如何損了一足？」婆子道：「村兒二十三歲了。這隻腳是幼時玩耍跌損的。因是他跑走不動，帶遲我們多少腳步。」道士道：「昨日雪下得大了，要銷溶乾淨，也得四五日後，才好走路哩。既是小哥不方便，多住些時也無妨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正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告稟。」道士道：「有話儘說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亡夫，當先原是個火丹道士，與法官同道，只是法術不高。這村兒雖是醜陋，到有些道緣。去年一個全真先生，會麻衣相法，說他是出家之相，要他去做個徒弟，是老媳婦捨不得罷了。今見法官十分憐愛，意欲叫小兒拜在門下，伏侍焚香掃地，不知肯收留否？」道士有心勾搭那小狐精正沒做道理，這一節非親是親，正合其機。便應道：「得小哥在此做個法侶，甚好。只是小道，也有句話，小道從幼父母雙亡，沒個親戚看顧，若蒙不欺，願拜婆婆為乾娘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怎當得起？」兩下謙讓了一回，道士拜了婆子四拜，癩子也拜了道士四拜，從此癩子稱道士做師父，道士稱婆子為乾娘。道士又與媚兒重見兩禮道：「今後就是哥妹一家了。」

卻說乩道煮熟了雞，切做兩碗，又整幾色素菜，將早飯擺在樓下。道士同婆子娘兒三口下樓，照先坐定。只因癩子這番做了徒弟，卻讓道士坐於上首。坐定，道士道：「雪天沒處買東西，只宰得個雞兒，望乾娘賢妹隨意用些。」便揀下碗內好的將筋夾幾塊送上去。婆子道：「老身與小女都是奉齋的，只這村兒用葷，不知法官這等費心，不曾說得。」道士道：「奇怪？賢妹小小年紀，如何吃素？」婆子道：「他是個胎裏素。」道士道：「改日嫁到人家去，好不便當。」婆子道：「那裏嫁什麼人家？他是個有髮的尼姑，時常想著出家哩。」道士想道：「這個又是機緣了。」便道：「出家是好事，只怕出不了時，反為不美。孩兒有個嫡姑，現在淨真庵做主持。乾娘、賢妹花肯離塵學道，逕到那裏去修行。這庵離此處止四十多里，小哥又在這廟中，相去不遠，又好照顧，免得兩下牽掛。」婆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只我媚兒許下西嶽華山聖帝的香願，必要去的。老身伴他去進香過了，轉來時，還到廟中商議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個卻容易。」

吃過早飯，婆子見道士好情，已是骨肉一家，也不性急趕路了。道士將自己身上半新不舊的道袍，與癩子穿了，叫眾人稱他做癩師，又把自房隔壁一個空屋與癩子做臥室，喚個木匠收拾，做些窗櫺，卻叫癩子監工。夜來癩子也不到樓下來睡了。又整些菜果擺設自家房裏，請乾娘、賢妹，到房中間坐。說話中間捉個空，就把個眼兒遞與那小狐精。媚兒只是微笑，因此這道士一時越發迷了。有詩為證：

一腔媚意三分笑，雙眼迷魂兩朵花。

只道武陵花下侶，卻忘身是道人家。

道士託熟了兄妹，緊隨著媚兒的腳跟，半步不離，兩個眉來眼去，也覺得情意相通。再過些時，捏手捏腳都來了，只礙著婆子，沒處下手。正是折腳鷺鷥立在沙灘上，眼看鮮魚忍肚飢。一連的過了三日，天已晴得好了，婆子打點作別起身。道士苦留再過一日，婆子被央不過，只得允從。道士回到房中，悶悶而坐，想著只有這一日了，若不用心弄他上手，卻不枉費無益。走來走去，皺眉頭、剔指甲，想了三個時辰，忽然笑將起來道：「有計了。」慌忙在箱籠裏面尋出兩個絕細的綠色梭布，抱到樓下來，對婆子說道：「乾娘、賢妹，這一去不知幾時回轉，揀得兩匹粗布，各做件衫兒穿去，也當個掛念。已喚下裁縫了，明日做完，後日行罷。」婆子道：「重重生受，甚是惶恐。」教媚兒謝了師兄。道士轉身出去，就教乩道村中去喚兩個裁縫，明日侵早要趕件衣服。乩道答應了就去。那乩道一點淫心也不輸與那賈清風，因見那道士手慌腳亂，討不得上手，自己明知不能了，卻也每日留心去觀他的破綻。這番喚裁縫，一定又做什麼把戲，且冷眼看他怎地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賈道士那日又白想過了一夜。到得天明，又著乩道去催取裁縫，不多時回覆道：「裁縫已喚到齋堂了。」道士慌忙跑到樓上，教婆子將這布出去，道：「不知合長合短，須乾娘自去看裁，就吩咐他如何樣做，我這村裏的裁縫，沒有高手，若隨他弄去，怕不中意。」婆子真個捧著兩匹布，隨著道士出去。一到齋堂，道士忙覆身轉來，跑到樓下，趁著媚兒獨自一個在那裏，便上前抱住，道：「賢妹，我留心多時了，乘此機會，快快救我性命則個。」媚兒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羞人答答的，這怎使得！我娘就進來了。」道士道：「你娘處分裁縫，還有好一會。一刻千金，望賢妹作成做哥的罷，休要作難。」便假著臉去做嘴，媚兒也把舌尖兒度去，叫道：「親哥，做妹子的也不是無情，怎奈不得方便，日間斷使不得。今晚下半夜，母親睡著，我悄悄下樓來，在這榻上與你相會，切莫失信。」道士便跪下去磕個頭道：「若得賢妹如此，此恩生死不忘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老香公叫聲：「賈師父！前面老媽媽問你討線哩。」道士慌忙答應，又叮囑媚兒道：「適才所言，賢妹是必休忘。」道士到自房取線去了。不提防乩道正在樓上擔淨桶，聽得賈道士的聲音，悄悄的伏在樓梯邊聽著，雖然兩個說話不甚分明，這個肉麻光景都已瞧在眼裏，料是有個私約了。專等道士出去，便走下樓來將媚兒雙手抱住道：「你與我師父有情我都知道了，不說破你，只要拈個頭兒便罷，井亭上是我起手，少不得謝一謝媒人。」媚兒終是性靈心巧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，便道：「你放手，恐怕人來瞧見不好意思，包你有好處。」乩道真個放了手便道：「你怎生發付我去？」媚兒道：「恰才被你家師父纏不過了，教他夜間開著房門，我到半夜到房裏去。你今夜等師父進房去了，悄悄地先到樓下榻上睡著，我下樓時先與你勾帳，才到他房中去，卻不好。」乩道也磕個頭道：「小娘子果然如此，便是救度生命了。」說罷乩道出去了。媚兒暗笑道：機關洩漏大家不成了，且要他一耍，教他今夜裏一場沒趣。

卻說婆子吩咐裁縫了當，喚癩子到樓下，囑咐他道：「你在此間須要學好，我與你妹子明早定是行了。若有些好處，便來挈帶來，休只貪圖酒食，討人厭賤，下次做娘的到此處也沒光彩。」當日道士又來陪吃晚飯，兩個裁縫趕完衣服了，送了進來。道士又向婆子道：「乾娘明日准行了，也不須十分早起，用些早飯了去。」婆子道：「多感厚意，來朝總謝。」

道士有了媚兒的私約，十分快活，回到房中煖起一壺好酒，自家吃得三分醉意，且坐在醉翁床上打個盹，養些精神到下半夜去行事，卻說乩道收拾完了，捉個空先蹣在天井裏芭蕉樹下蹲倒。窺見道士房門已閉，娘女兩個也上樓去了，便悄悄地走在榻下眠著，只等樓上的消息，等了半個時辰不覺睡去。這裏道士打了一回盹，不知早晚，只恐失了期約，急急的將雙手抬著房門輕輕扯

開，做個鶴步空庭，一腳一腳的趕步兒走去。到得榻邊將手向榻上摸時，知有個人在榻上睡倒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冤家果然有情，已先在此等了。慌忙脫了鞋兒，倒身做一頭睡去。那乜道被他驚醒，也只想道這小娘子不失信，果然來了。兩個並不說話，抱著先做了個甜嘴，只聽得道士低位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乜道已認得是道士聲音，便應道：「師父是我。」道士也認得是乜道了，他如何也在這裏，一定這賊精曉得了些風聲，在此打斷我的好事。於是各自不好意思起來，各自去睡了。這道士分明做了一個魔夢，自己也不信有這事。那時到放下了心腸，一覺睡去。看看天曉，眾人多起身了，道士看看乜道只管笑，乜道看著道士也只管笑。那小狐精看著道士和乜道也只管笑。正是：今日相逢無一語，想來都是會中人。

那道士雖然夜來失望，還想他西嶽進香轉回，尚有相會之日，這個相思擔兒便不肯拋下。當時叫乜道安排酒飯，陪他娘兒吃了。婆子把新做的兩件衫與媚兒各穿了一件，收拾起程。又囑咐癩子幾句，教他耐心。癩子答應道：「我都曉得。」道士和癩子送出廟門，婆子又慇懃稱謝。道士道：「乾娘轉來是必到我廟裏來看看小哥。孩兒明日便寄信到淨真庵姑娘那裏去，倘或發心修行時節，無如那裏清淨。」又對媚兒說道：「賢妹保重，相見有日。」不覺兩眼墮淚，險些兒哭將出來，怕人知覺，便掩著眼急急裏跑進去了。媚兒心裏也自慘然。看官牢記話頭，這左黜自在劍門山下關王廟裏做道士。

再說娘兒兩個離了廟中，望劍閣而進。此時沒有癩子帶腳，行得較快，一路無話，看看永興地方相近，天色已晚，遠遠望見前面有個林子，約去有十里之程。婆子道：「媚兒，趕到這樹林裏面歇宿，此去西嶽不遠了。」娘兒兩個行不多幾步，忽然對面起一陣大黑風刮得人睜眼不開，立腳不住，那風好狠。正是：

無影無形寒透骨，忽來忽去冷侵膚。
若非地府魔王叫，定是山中鬼怪呼。

風頭過去，只見兩個戎裝力士上前躬身道：「天後有旨，教請聖姑相見。」婆子道：「天後何人？」力士道：「唐朝武則天娘娘也。」婆子道：「則天娘娘棄世已久，如何還在？且與老媳婦素不識面，有何事相喚？」力士道：「娘娘現居此地與聖姑有段因緣，數合相會，便請同行。聖姑姑到彼處自知端的。」婆子心下有些害怕，欲持不去，兩個力士左右的夾幫著，不由你不走。

才動身時，腳不點地，不一時來到一個所在，古木參天，藤蘿滿徑，陰風慘慘，夜氣昏昏。過了兩重牌坊，現出一座大殿宇來。力士不見了，又見兩個宮妝侍女，提著紫紗燈籠，前來引接，道：「娘娘候之久矣。」婆子進殿看時，中間卻虛設個盤龍香案，並無人坐在上面。侍女道：「聖姑姑在此少待。」去不多時便出來道：「天後有旨，請聖姑姑殿後相見。」

婆子際著侍女竟進去，但見珠簾高捲，裏面燈燭輝煌。天後居中坐下，兩旁站著幾個紫衣紗帽的女官，口中喝：「拜！」婆子朝上依喝拜罷，方才平身。天後傳旨賜坐，婆子謙讓道：「天顏之下怎敢大膽。」天後道：「不須過遜，今日之會亦非偶然，朕方欲與卿細論因緣，豈一立談可盡耶。」便叫取錦墩相近，御手相攬而坐。婆子又道：「山野醜陋人所不齒，過蒙娘娘俯召，有何見諭？」天後道：「卿勿以非人自嫌，卿乃孤中之人，朕乃人中之孤，讀駱生檄至今寒心，朕反愧卿耳。」遂吟詩一首，詩曰：

朕本百花王，權閩人間帝，
應運合龍興，作態非孤媚，
國法豈不伸，文人亦可畏，
不敢照青銅，對面還知愧。

又道：「朕那時甚惜駱賓王之才，獻俘時聞有他首級，不忍視之，誰知首級是個假的，駱賓王逃去為僧。從來做官的欺蔽朝廷，都似此類。外人猶以朕為誅戮太甚，公道何在。」又嘆口氣道：「駱生做了和尚，反得昇天，朕今猶滯於幽冥，不思黃巢之亂，百年朽骨，重被污辱，金玉之類發掘一空，致朕今日環佩凋殘，誠羞見卿之面也。」婆子抬頭看時，果然天後頭上挽個朝天髻，絕無簪珥，身上袍無帶。婆子道：「黃巢草寇無禮，娘娘神靈何不禁之。」天後道：「凡殺運到時，天遣魔王臨世。朕生在唐初，黃巢生在唐末，男女現身不同，為魔一也。朕當權之時，天下誰能禁朕，朕獨能禁黃巢乎？」婆子道：「聞天後在位日，鑄像造塔，廣作佛事，功德不小，為何尚滯於冥途也？」天後道：「凡人先發清淨心，後獲佈施福，朕居心不淨，修成魔道，當時享盡女福，單恨不得為男，佞佛祈求，無非為此。今因緣將到，已蒙上帝遣作男身矣。」婆子道：「娘娘此番託生富貴，還如舊否？」天後道：「既成魔道，必乘魔運而生，若無權勢，魔力安施？朕前是女身且為帝王，何況男乎？卿女媚兒冥數合為朕妃，即今已託之冲霄處士，卿勿慮也。」婆子道：「娘娘既轉轉身，復得稱孤道寡，豈少三宮六院美麗妖嬈，而擇取異類之女乎？」天後道：「卿有所不知。媚兒前身是張六郎，當時稱他貌似蓮花者。朕與六郎恩情不淺，曾私設誓雲：生生世世願為夫婦。不幸事與心違，參商至此，今朕為君，彼復得為後，鴛鴦牒已註定，豈可變哉。朕之發跡當在河北，從今二十八年復與卿於貝州相見。卿宜琢磨道術以佐朕命。」婆子道：「吾母子正為求道而來，不知道術在於何處？」天後道：「朕有十六個字，卿可記取，必有應驗，道是：逢楊而止，遇蛋而明，人來尋你，你不尋人。」天後又道：「卿三年之內必有所遇，行住一般不須性急。若得道之後，可往東京度取卿女，雖然改頭換面，卿亦自能認也。天機宜秘，不可輕洩，倘八十翁聞之為禍不小。」婆子問道：「八十翁何人？」天後道：「漢陽王張柬之也。他為五王之首，與朕世世作對，卿宜避之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殿前一片聲吶喊。侍女驚惶傳報導：「漢陽王聞娘娘復有圖王之意，統領大軍十萬，殺將來也。」天後嚇得面色如土，起身向座後便跑。婆子道：「娘娘挈領老媳婦，一路躲避則個。」心慌腳亂，把錦墩踢倒，撲地絆了一交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原來臥在一個大墳墓下，殿宇俱無，身邊已不見了媚兒。四下叫喚，全無踪影，正不知那裏去了。哭了一回，想道：「嚴半仙說我女兒有厄，果然有此不明不白之事。」看看天曉，只見墓前荆棘中橫著一片破石，石上鑄著大唐則天皇后神道字樣。婆子道：原來夢中所遊，乃天後幽宮，他吩咐許多言語，一一記得，此事甚奇，我且看這十六個字有何應驗？雖然如此，想起初離土洞時，母子三口，劍門山留下了黜兒，到此又失去了媚兒，單單一身，好不悽慘！既道是行住一般，不宜性急，且到太華山下尋個僻靜處住下幾時，再作道理。因這一節有分教：老狐精再遇一個異人，重生一段奇事。正是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